

寅十四、解脫所治取相差別（分二科） 卯一、舉所對治（分二科）

辰一、標舉

又有五種，能圓滿解脫厭離所對治法。

「又有五種，能圓滿解脫厭離所對治法。謂於諸法中，有三種愚以為依止，起三顛倒。」這是第十四科「解脫所治取相差別」，「取相」是一種迷惑，是一種顛倒，是修行人所對治的，要消滅它，所以也是所解脫的，但這件事是有差別。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舉所對治」，又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標舉」，舉出來所對治的差別。

「又有五種」事，「能圓滿」的「解脫厭離所對治」的「法」。「所對治」的也就是修學止觀所消除的煩惱，這個煩惱也是所厭離的，也是所解脫的。這五種法能圓滿的解脫所厭離的、所對治的法。

這是「標」，標這個大意。底下第二科是「隨釋」，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圓滿解脫所對治法」，分兩科，第一科又是「標」。

辰二、隨釋（分二科） 巳一、圓滿解脫所對治法（分二科） 午一、標

謂於諸法中，有三種愚以為依止，起三顛倒。

「謂於諸法中，有三種愚」就是說我們這些凡夫人，對於色受想行識，眼耳鼻舌身意，這一切法上面有三種的糊塗、三種的無知。「以為依止起三顛倒」，這個愚作依止，就會生起三種錯誤的事情。這個「愚」是能生起的，「三種顛倒」是所生起的，這是一個愚、一個顛倒。這是所對治法，是「標」出來，底下第二科解釋，解釋分兩科，第一科是先說「三種愚」。

午二、釋（分二科） 未一、三種愚

三種愚者：一、時節愚，二、分位愚，三、自性愚。

未二、三顛倒

三顛倒者：一於無常計常顛倒，二者於苦計樂顛倒，三於無我計我顛倒。

這三種愚，第一個是時節的不明白，不明白時節的道理。這個時節，「節」是段落，一段落一段落的，比如春夏秋冬，就是一個段落，春天是一個段落，夏、秋、冬也是一個段落，一個段落。比如晝夜，晝是一個段落，夜也是一個段落。一月二月三月乃至十二月，這些時間相都是有節、有段落的。

這個「愚」就是不明白。這個時間是依據有為法的變動，安立的時間。有為法是剎那生滅是無常的，不是常住的。但是我們不知道無常，執著它是常，所以說「於無

常，計常顛倒」，是名為「時節愚」。因為不知道是無常的，所以說於無常計常顛倒了，這叫「時節愚」，這樣意思。

「二、分位愚」，分位愚就是我們的一念分別心，接觸一切境界的時候，有苦、樂、捨這個分位的不同；苦是一部分、樂是一部分、不苦不樂是一部分，各有各的位，各有各的範圍，苦有苦的範圍、樂有樂的範圍，其實「分」就是位，對於這件事也不是太明白也是糊塗的，所以「於苦計樂顛倒」。

這個苦受是苦，樂受也是苦。因為樂是要破壞的，要被破壞的，你求這個樂的時候也很辛苦，保護這個樂的時候也很辛苦，終究是要破壞了，所以還是苦，所以樂受也是苦。但是我們總感覺到樂，所以那就是「顛倒」；「於苦計樂顛倒」。由「分位愚」就生起「於苦計樂的顛倒」。

「三、自性愚」，自性愚是什麼？就是色受想行識。色受想行識這裡面執著有一個自性，執著有一個我。因為這色受想行識也都是因緣生法，都是可破壞的，都是無常的，但是執著有一個有主宰的我，所以叫做「自性愚」。因為這個「愚」，所以「於無我計我顛倒」，在色受想行識裡面沒有我，偏執著有一個我的這種湖塗。

那麼這就是解釋了「三種愚」，也解釋了「三種顛倒」；由三種愚生三種顛倒。此是有五種法，現在這才是三種，底下還有就是第二科「厭離所對治法」，已二、厭離所對治法。前面是圓滿解脫所對治法，這底下第二科是厭離所對治法。

已二、厭離所對治法

及規求利養，希望壽命。

「規求」就是謀求，心裏面打主意希求得到財富，這是「規求利養」，這是一件事。「希望壽命」希望自己健康長壽，好來享受這個利養，這又是一種所對治法。這兩種加上前面三種所對治，就是五種。

卯二、取能治相

為治如是五所治法，起五取相。謂於諸行，取無常相；亦取苦相；於諸法中，取無我相；於飲食中，取惡逆相；於其命根，取中天相。

「為治如是五所治法，起五取相」，底下這是第二科「取能治相」，前面是所對治的，這底下是能治。「為治如是」，為了消除這五種所消除的事情。「起五取相」要發起五種取相。這取相是煩惱，可是在這裡面說這個取相變成了智慧了。就是用智慧的取相，來消滅煩惱的取相，是這樣的意思。這五種取相是那五種呢？

「謂於諸行，取無常相」就是說你在奢摩他裡面，心寂靜住之後，你心裏面要取

這個無常相。就是觀察諸有為法，主要還是色受想行識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色聲香味觸法這些法，「取無常相」，來去觀察它們都是因緣所生法，自性不可得，所以沒有常恒住的事情，這樣觀察。觀察先由粗的無常相開始觀察，一開始先觀察粗顯的無常相。比如老病死，這是無常，這是一個很粗顯的無常相；成住壞空，這粗顯的無常相。然後可以推之，一切法都是剎那剎那生滅的無常相，都是要敗壞的。那麼由微細的無常相，所以決定要有粗顯的無常相，一定是要敗壞的，那麼這樣子去觀察。「謂於諸行取無常相」。

「亦取苦相」，因為無常，所以就是苦。都是無常，苦惱的事情是無常，樂受也是無常，所以也是苦。這個行苦，也是無常，所以也是苦。所以在無常上，無常就是痛苦的一個原因，所以叫無常相。這個無常相是痛苦的原因，可以在《阿毗達摩集論》上說出來一個理由，因為一切行是無常，所以都是苦，它說出一個理由來。

這個苦！很多的苦惱的事情，是由無而有，原來沒有，現在有因緣的時候，由無而有，由無而有就是無常相，由無而有所以是苦。這個種種如意的事情，是由有而無，所以也是苦，這是無常相，由無常故苦。那麼行苦，也還是，由無而有，由有而無，它就會變。總而言之這個行苦！行苦本身是個苦，它在變，它一定碰到壞苦，或者碰到苦苦，所以也是苦。

所以「謂於諸行，取無常相，亦取苦相」。所以觀受是苦的時候，你就這樣觀：由無而有是『苦苦』；由有而無是『壞苦』；由無而有，由有而無就是『行苦』，就是諸行無常故，所以都是苦。常常這樣觀，你對於這個受，我們的心，根、境、識這三法一和合有觸，有苦、樂、捨的受。觀苦生厭離心，觀樂心裏也提高警覺，這也是苦惱的事情。所以就是有樂來的時候，心裏不顛倒，那就是你常作如是觀的關係。所以「謂於諸行，取無常相」。

我也曾經遇見一些人，佛法說人生是苦，但是我感覺人生沒有苦。我說你不知道無常，所以你感覺不苦。「亦取苦相」，「取」這個字，若是在煩惱上說，這個煩惱心很重，叫做「取」，取著。我們初開始用功的時候，用這正念來調伏這個染汙心，來調伏自己染汙的身口意，你也要用心要用得有能力，不然的話你奪不過來，這個權力被無明奪去了，從無明那裡奪回來，你也要有點大的力量，所以也可以用「取」字，這個意思。

「於諸法中，取無我相」，這個諸行是取無常相、苦相。這底下說諸法那就有點不同，這就是連無為法也在內，無為法也是在內。行、諸行是有為法，有為法是無常是苦，無為法不能說無常，不能說這句話，那也不能說是苦。但是若是說無我的道理，就不限於有為法，無為也是無我的，其中也沒有主宰性。如果無為有主宰性，就沒有

無常了，這個有為法不能現起了。所以有為法是無常，是無我，無為法也是無我的，要觀察裡面我是不可得，就是這樣去觀察，當然這也就是四念處了。這是取對治，對治常顛倒，對治樂顛倒。「取苦相」就是對治樂的顛倒，「取無我相」來對治我的顛倒。

我們初開始用功，觀察我不可得，不感覺到有什麼事情，好像我這想一想沒什麼意思。但是你要觀察久了深刻了的時候，隨時都有作用，隨時都會有作用的。所以這事你要用功，你才感覺到，隨時會有作用。所以這個阿羅漢，初果聖人還有我慢，初果、二果都有我慢，但是阿羅漢沒有我慢，就是他的無我觀太深了，所以就沒有我慢。這個慢是有我才有我慢，所以他還不是根本的煩惱。可是你若不觀這個無我，這個無我若不觀深刻的時候，這個慢還是有的。所以從這裡可以知道無我觀的厲害。

「於飲食中，取惡（ㄗˋ）逆相」，或者惡（ㄨˋ）逆相都可以。這個飲食，前面規求利養，就是利養，就是財。這個若是取，你要去取它的惡、它的過失，這個「惡」就是它的過失。若有了過失，我就應該…，我若不隨順我的過失，所以叫做「逆」。取它的過失相，或者說這個「逆」，就是令你受苦的一種相，取它的過失，它不能隨順你的意的。我感覺有了財富，好像可以隨心自在，實在不是，會令你引起很多的苦惱，這個苦惱就不是你歡喜的了，所以叫做「逆」。總而言之，就是取這個財富的過失相，就可以不生貪心了。

我們出家受戒的時候，曾經有『四聖種』，受戒同時的時候受過四聖種。當時是不明白這個事情，受這個做什麼？現在知道，佛菩薩真是…這也可以知道出家不容易。佛最初這樣規定的時候也是，你出家目的是修聖道，但是你不能生產，要靠去乞求的這件事，不能保證你都是如意的，你一定最初做最壞的打算。我的生活所需達到最低最低的時候，你最初要打這個主意。所以這樣子說「規求利養」這是個問題，就是我耐不住這種苦，這種貧苦的生活而規求利養。現在說「取惡逆相」，取它的過失相，就會對治這個過失了。

「於其命根，取中天相」，前面希望壽命，希望壽命這件事也可以向好處說，壽命長一點我用功的時間不就多一點，但是人又不一定是這樣子。人說壽命長好，我能活兩百歲，我先放逸一百歲，剩下一百歲我再用功修行，人就可能會這樣子。若說我若沒有病，我健康身體我才用功，真實是健康你又可能不用功，這個事情就是這樣子。「於其命根，取中天相」不是能靠的住那真實的長壽，中間就會斷了的。這樣子壽命長也好，短也好，就是趕緊得要用功。

那麼這是「能圓滿解脫厭離所對治法」這樣子。這五種所對治法就是，常顛倒、樂顛倒、我顛倒、一個規求利養的顛倒、一個希望壽命的顛倒。用無常、苦、無我，於飲食中取惡逆相、於其命根取中天相，用這五法來對治。所以又有五種「能圓滿解

脫厭離所對治法」，就是這樣子。

寅十五、心解脫門定智修別（分二科） 卯一、標

又有五種，修定修智二勝行者，正心解脫生長之門。

這第十五科「心解脫門定智修別」。這個五種，五種法來修這個定，用五種法來修智，或者說五種法修定、修智。修定，修智加起來有五種法，這麼說，這個定和智是兩種殊勝的德行。這個定、智是怎回事呢？是「證心解脫生長之門」，這個「證悟」就是成就了，成就你自心的解脫。心裏面，你的這一念明了的心，沒有煩惱業障的困擾，心就是解脫了。

「生長之門」，由這個定，定是有淺有深，慧也是有淺有深，漸漸地生長。這個心解脫就成功了，所以它是一個門。從這裡開始，逐漸地才成就心的解脫，所以叫「證心解脫生長之門」。證心解脫生長之門是誰呢？就是定、智兩種勝行。但是這裡面說修定修智的方法加起來是五種的，是有五種的生長之門。

那麼這是第一個是「標」。底下第二是解釋。解釋分兩科，第一科先說「定勝行」。這裡說修定勝行，先說定，後說智，說定勝行，和我們日常的這種習慣的想法不一樣，我們若說修定應該怎麼辦？這和這說法有一點不一樣。

卯二、釋（分二科） 辰一、定勝行

定勝行者：因聞依諦聖言論故，正解法義。如因聽聞，因廣大音讀誦經典，因為他人開闡妙義，在空閒處，審諦思惟，正解法義，當知亦爾。

「定勝行者：因聞依諦聖言論故，正解法義」，這樣說，這是第一個法。「因聞」因為你要聽「聞依諦聖言論故」就是依止四聖諦的聖言，就是佛為我們開示的苦集滅道四諦這個言論，我們聽到了，聽到了以後「正解法義」，沒有錯誤的，明白了什麼是苦、什麼是集、什麼是滅、什麼是道。這個修定，你先要明白這件事，明白什麼叫做苦集滅道，你要明白這件事。怎麼明白呢？是聞，是聽人家講解的。聽人家講解我明白是什麼道理了。這個修定的第一個條件要明白苦集滅道的聖義，要明白這件事。這是和我們原來的想法不是一樣，但是天臺智者大師說是符合這個道理的。

「如因聽聞，因廣大音讀誦經典」，這是第二個方法。「如因聽聞」就是同於前面，因為聽人家講解，那麼你這個時候，因廣大音讀誦經典。這個是廣大的音聲，去讀誦經典，照這個四聖諦的經典去讀，而後能夠背誦，背誦經典。你聽人家講諦聖言論，你能夠正解法義，那麼廣大音讀誦經典也是，也能夠正解法義。當然這裡面可以通於兩種情形：一個是你聽人講以後，你自己要廣大音的讀誦經典，當然也是能夠正解法

義；或者有一種利根人，我不用聽人講，我自己就是讀，讀這個經，我就廣大的音聲去讀，我也就能正解法義，也可以這麼講。

因為他人「開闡妙義」這是第三個。你因為為他人去開闡、去詳細地解釋這個四聖諦的妙義，你對這個法義就能深刻地了解了，教學相長有這個意思。你自己讀、誦能正解法義，你為人講解，也是正解法義。這是第三個。

底下是四，「在空閒處，審諦思惟，正解法義」。聽人講也好，自己讀誦也好，為人開講也好，還是有所不足的，還需要在空閒的地方，不是喧鬧的地方。你能夠「審諦」，很認真的、確實的，去思惟你所理解的法義。當然對法義能正解法義，也是「當知亦爾」，就是如因聽聞是正解法義，你廣大音讀誦經典，因為他人「開闡妙義，在空閒處，審諦思惟，當知亦爾」，也是能正解法義的，和那個第一個一樣，「因聞依諦聖言論故，正解法義」一樣。後面那三個，也是能正解法義的，這樣子。

這個學定的勝行，要這樣學。我想這裡面有幾個事情，就是要聽聞了四聖諦的道理，我修定的目的是得聖道，不是為身體健康，是這個意思。我聽說靜坐能減少病痛，所以發心靜坐，因為身體健康我要發心靜坐，因為靜坐能長壽，所以我就發心靜坐，不是！你學習聖諦了以後，你才知道為得聖道而靜坐的。但是為得聖道而靜坐，前面的這些減少病痛，身體健康，也能有，也是有，但是目的不是在這裡。你若不學，只是叫你攝心一處住，多數你的動機不是太合適，所以要學，這是一個原因。第二個靜坐這件事也是很微細的，很多的問題，你若不學，你還是不知道，還是不知道的，所以還是應該學的。

辰二、智勝行

智勝行者，於上品亂貪欲對治，無倒思惟。

你按照，你所修學習的方法寂靜住，那當然就是得到奢摩他，這是前面這個。底下「智勝行」是什麼辦法？就是在奢摩他裡面來修無倒的思惟，不顛倒的觀察，還是觀察無常、觀察苦、觀察無我、觀察不淨，也就是修四念處，這就是「智勝行」。

這智勝行有什麼好處呢？「於上品亂貪欲對治」，對那個最強烈、最強力的散亂，那個搗亂的份子。在我們心裏面有強大力量的搗亂份子是誰？就是貪心，就是貪欲心。這個貪欲心用智慧能把它消滅了，就是這樣子。

前面「定勝行」其實就是止，那麼「智勝行」就是觀，觀結果把煩惱斷掉了，就成聖道了。所以這個是「又有五種，修定、修智二勝行」，它能證得心解脫，是這樣子。

寅十六、觀行意樂及方便別（分二科） 卯一、標

又有五種修觀行者，意樂方便悉皆具足。

這是第十六科「觀行意樂及方便別」，修觀行的人，「又有五種修觀行者」，修這個止觀的這種修行人，但是有五種修觀行的不同。「意樂方便悉皆具足」，這五種也就是兩種：一個是意樂，一個是方便。意樂具足、方便具足，這個也是修行非常重要的一個條件。

這是「標」，底下解釋，解釋分兩科，第一科「辨差別」，又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意樂具足」。

卯二、釋（分二科） 辰一、辨差別（分二科） 巳一、意樂具足

謂於涅槃菩提，起猛利信解，名意樂具足。

這五種，這就是兩種：謂於涅槃，起猛利信解；謂於菩提，起猛利信解。這是兩種。「謂於涅槃」，涅槃就是諸法寂滅相，這個就是涅槃。色受想行識寂滅相，就是涅槃。「菩提」是所成就的清淨無染無分別的智慧，就是聖人已經成就那個智慧。你成就了這個智慧，這個不生不滅的寂滅相才出現的，所以一定要有菩提。但是清淨的寂滅相出現，你菩提才能成就，這就是這麼回事。因菩提而成就涅槃，因涅槃而成就菩提，這兩者是不能分開的。

對這件事都是要經過修行才能成就的，經過一個長時期的修行，也可能有人不需要很長的時間，就成就了也可能。對於這件事，起猛利的信解，就是他生起的希望心非常的勇猛、非常的銳利，不可達，銳利不可達。那種信解，我相信我能成就。這個「信」，不是相信別人，相信自己我能得涅槃，我能夠成就菩提。你要有這個信心，有信就有欲，所以這個信解裡面包括欲。這個「意樂」就是意願，就是我好樂這件事，我歡喜這件事，我歡喜我要得涅槃，也要得菩提。而這種願望是非常的勇猛銳利的，就是強大的願力，「名意樂具足」。這是第一科「意樂具足」。

巳二、方便具足

無間殷重修習正知而行奢摩他、毗鉢舍那，名方便具足。

前面是「意樂具足」，這第二科是「方便具足」，方便具足就是三個，就是「正知而行」，這是一個，加「奢摩他、毗鉢舍那」這三個，再加前面兩個信解，就是五個。

這個「無間殷重修習正知而行」。這個「無間」就是不間斷，就是一直地能這樣子用功，中間不間斷，這件事不容易。我們就是很難做到這件事，總是有事情要告假，這件事就是不容易。是呀！你說這個事情不能不去辦嗎？所以這個事真是難，不容易，這是「無間」。

「殷重」殷重是什麼意思呢？殷重有兩個意思：一個是『專一』，我專一做這件事，專一；第二個意思是『微細』，詳細地、深刻地來做這件事，所以叫做「殷重」。能這樣子去修習，由無間而又能夠殷重，殷重做什麼？修習這個「正知而行」。

「正知」是什麼？正知和正念是在一起的。這個「正知」就是你行住坐臥一切時都注意自己的一念心，不要搞錯了，這叫做「正知」。我一舉手也好，我一投足，一揚眉順目，無論什麼時候注意自己的這一念心在幹什麼，它不可以錯誤。我這一念心，不管是念什事情，做什麼、分別什麼…，都是讓它如法，不要叫它有賊來。這貪瞋癡不要進來，是這個意思。要進來的時候馬上把它驅逐出去，要保持內心的清淨，把這個身清淨、口清淨、意清淨，正知就是管這件事的。

所以「正知」實在來說，就像社會上警察，就是這麼意思。總是時時地在巡邏，不可以有土匪出來活動，保持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，不許有土匪出來。現在我們修行人，心裏面有個警察，時常看著自己的一念心，不要有貪、不要有瞋，不要有癡，不要有種種煩惱，使令它清淨，叫「正知」。

而「正知」裡面一定是有正念。就是把這個…念這一念心，這清淨的境界叫它現出來，叫它明了的現前，叫做「念」。忽然間有不對了，這個正知要出來執行它的任務，把不對的事情驅逐出去，要做這件事。這個修行，「無間殷重修習正知而行」。不妨你試驗一天不必多，從早晨起來，你就開始修習這個正知，一直到晚間睡覺，中間的時候，不要看別人，別人是別人的事，我就看我自己這一念心，叫它一直地清淨無染，修這個「正知」，你試一試，試一試這個方法。

就是前面有了這個願，有了涅槃菩提的信解，是『信』。這底下「無間殷重」，實在就是『精進』，就是精進。這個正知實在就是『正念』。信、進、念，這三種功德。底下「奢摩他」和「毗鉢舍那」就是『定、慧』。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，就是這五個方法。

若在三十七道品上看，那就和這個有點不同。三十七道品是你開始修四念處。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。四正勤是精進，四念處，精進地修四念處，然後感覺定力不夠，加上一個四如意定，這個定慧精進地修學定慧，修學最後，這個信進念定慧就出來了，這所生的善根。以前在四念處的時候，初學習佛法的時候，是從文字上相信了佛法，現在是經過了一番的修行，而對於佛法有信，這個信更深刻了一層。因修行而生起信，這個時候精進也是強，信進念也強，定慧也強起來，都成了根，這樣意思。初開始用功的時候，有小小的對佛法有點信，也是有一點進，這進念定慧也是有。但那都是沒有根，不牢固，隨時也可有就我請假了，要出去走一走。但是現在到三十七道品五根、五力的時候可不是了，就是力量…，信進念定慧的力量大了，那又不同。

現在這裡似乎不是那樣的意思，就是把四念處包括在裡面。把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是都包括在裡面了。以五根從開頭的時候，就是五根，所以三十七道品，有的時候就講一個八正道就好了，其他的都不講。那就是把其他的，一共是七科，其他的六科都包括在八正道：正見、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念、正精進、正定。就把一個八正道就包括了全部的三十七道品，也有這樣講。或者就是說了一個四念住，就包括了全部的三十七道品。而現在說這個五法，就是把全部的三十七道品可以包括在裡面，可以這樣子講。

現在這裡這麼講，也使令我們有所警覺，使令我們有所警覺。我們最初的時候先要建立一個願，我對於聖道的涅槃菩提，自己把這個帳算清楚，好好算，算一算我是不是應該發動一個、建立一個強大的願力，我希望得涅槃、得菩提，先要思惟思惟，建立這個願。建立了以後，是好，決定這樣子，其餘都放下，我就這樣子。然後底下開始的時候，就「無間殷重修習精進，正知而行」，看這樣的意思，不是一開始就修奢摩他、毗鉢舍那的，不是，先學習這個「正知」。吃飯的時候，不要打別的妄想，你手一動一拿筷子去夾菜，去吃飯，你念念知道，知道你身體在做什麼，心在想什麼，念念都知道，都不容易，你試一試這樣修行。這些法門都是佛菩薩經驗說出來這件事，告訴我們這樣修行。

「奢摩他、毗鉢舍那」，你這個正念和正知是修奢摩他的前方便、修毗鉢舍那的前方便。而正念正知的前方便，就是猛利的信解，涅槃菩提起猛利的信解，這意樂具足，是這樣意思。這個你有了正念正知的訓練，然後修奢摩他不難，心很容易定，因為你這個時候已經開始寂靜住了。「毗鉢舍那」，當然在奢摩他裡面也修毗鉢舍那。毗鉢舍那修一會兒還是修奢摩他，是這樣修。「名方便具足」這就是你得聖道的前方便都具足了，都具足了，那麼這是第二科「方便具足」。

辰二、明勝利

又由成就如前所說意樂方便，悉皆具足，不退轉故，令觀行者，堪能速證聖諦現觀，亦善安住諸勝善品。

前面第一科是「辨差別」，這底下第二科「明勝利」，就是前面你這樣用功修行，並沒有徒勞，沒有白辛苦會有所成就的，說明這個意思。

「又由成就」，由於你不怕辛苦，還能放下其他的事情，能這樣努力地修信進念定慧，「成就如前所說」的「意樂方便」，意樂具足了，方便具足了，這兩種法「悉皆具足，不退轉故」這個不退轉不容易，不失掉，意樂不失掉，這個方便也不失掉故。

「令觀行者，堪能速證聖諦現觀」，使令這個修觀行的這個人，在奢摩他裡面修觀

修行的這個人。修觀行者，「堪能速證聖諦現觀」，他就有能力，「堪能」就是有能力，很迅速的證悟了聖諦現觀。這個「現觀」是能證悟的，「聖諦」是所證悟，聖諦是什麼？就是苦集滅道。

我們一般的說它就是如如，如如智，這個如如智證悟了如如理，這叫證悟。但是佛法上的意思是證悟聖諦，是！你有這樣的清淨智慧，證悟了如如理。但是同時你也能證悟苦！受想行識是苦！你也能證悟這件事，此是苦！色受想行識是苦，眼耳鼻舌身意從色聲香味觸法一接觸，這虛妄分別都是苦！會有這種認識，會有這個認識的。這個見聖諦的就是初果，「堪能速證聖諦現觀」，這就是初果。這個初果聖人，他能知道這是苦，此是苦。

這個愛，集諦是苦，是集，它的確是能令你…根本因眾生都是諸法寂滅相，那有這些囉嗦事，因為你有愛所以這些麻煩都來了，能集，能積聚來，能有這個凝聚的力量，此是集。此是滅，苦也沒有了，集也沒有了的時候，這個諸法寂滅相現前了，這真是大安穩處，此是滅。此是道，這個戒定慧是從凡夫可以到涅槃的道路，這真是道。這個聖諦現觀，就是得到這樣無分別智，清淨的智慧見到真理的時候，他是有這樣的智慧的。「堪能速證聖諦現觀」。

「亦善安住，諸勝善品」，這個證聖諦現觀，這主要是說智慧，其實這裡面不但是智慧，裡面還有定，還有信、進、念，還有很多的功德，「安住諸勝善品」，那些殊勝的善品都能安住不動，而不退失了，成就了。不只是智慧，還有很多的功德都成就了。這樣說，由前面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的五根和這五力。五根、五力有個說法：煖、頂，是五根；忍、世第一，是五力。也有說是四正勤是煖；四如意足是頂；五根是忍；五力是世第一，然後證聖諦現觀是初果，繼續地修四念處就得無學道，也有這麼說的。

這樣說這段文就是，由五根的成就、五力的成就，就得聖道了。在這個地方，我們一開始說四念處、四正勤是從行開始的，從表面上看就是要這樣修行，但是現在這裡說從願開始，這也很好。從願開始，你要具足這個願，這個意樂要具足。你心裏在要有這樣的願，這件事才能做得好，如果沒有願，就不行，沒有願這件事做不好。先要有願，然後才開始修行。

寅十七、領受身心諸受相別

又有五法，令諸有情受愛非愛業果異熟，煩惱身心，具攝眾苦，謂苦、樂、憂、喜、捨。

昨天誰和我說，我這個說話真是囉嗦！好像在這個…，那一年在台中慈明寺講《遺教經》的時候，其中有一個同學就問我，說是：我讀過天臺宗《摩訶止觀》，我又讀過

南傳佛教的《清淨道論》，我感覺《摩訶止觀》說得太麻煩，修學止觀那麼麻煩。你若讀《清淨道論》修四念處，簡簡單單多好，要那麼麻煩幹什麼？我剛才講到這裡心裏想：就念阿彌陀佛，你看有多好很簡單，就求生淨土就好了。你還要講，還要意願，意樂具足，要方便具足。從開始一天就要無間殷重修習正知而行，你看一點也不自由，這個心教它居住在那裡，的確是這樣的。

我在香港的時候，我們的老法師有病，請一位醫生是醫院的院長，做過院長來給老法師看病。看病的時候我們看完病了，我們上晚課放蒙山，我叫他隨著。他是相信基督教的，不是信佛的。我說：『你是做院長，大學畢業有專業知識的人，你的知識應該廣一點，你相信基督教，佛教也看一看，也好嘛！』他就勉強的隨著看念下去。念完了，佛教還有道理呀！一切唯心造！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！這有道理啊！你可不可以講一講什麼叫唯心造？我不信佛，佛教太麻煩了，就相信一個上帝就好了，很簡單，也有這種感覺，就是嫌麻煩，簡單的好。

而佛教徒裡面也有這個問題，太麻煩了不歡喜，簡單一點。這件事我看佛也知道這個問題。那麼究竟怎麼回事情呢？所以「謂於涅槃菩提起猛利信解」，這個地方很重要，就是你的願望怎麼樣，來決定這件事。你若現在想要得無生法忍，你就不要怕麻煩，你不要怕麻煩。你就是…，這個方法其實也不是很多，這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就是五法，並不是很多事，也就這樣用功修行，也就可以。

我就怕麻煩，我不要這樣子，我就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，那也可以，也是好。但是我有時候也另外還有一個感覺，我以前看見一個雜誌上，就是日本以前作首相的那幾個人，就寫中國的文章，寫漢文，不是日文，也許誰翻譯的，也許他直接寫中文，那些文章。我最近也看見一些學者，或者政府做大官的人寫的文章，我看，我有時候感覺什麼呢？就是很複雜的情況呀！他就很有條理的把它說得清清楚楚，這是表示什麼？就是頭腦靈啊！這個麻煩在他心裏面沒有麻煩，複雜在他的心裏面不複雜。我這說話越說越多，說這個誰！

孔明在的時候，楊宜和魏雁就是不和的，我講到三國志的事情。這個楊宜和魏雁不和，而孔明的心情…，楊宜也很重要，魏雁也是非常重要，兩個人都要用。但是他不和，孔明可以調解，就可以對付用。那說魏雁他的本事，就是勇猛，他這個大將軍，勇。楊宜有什麼好處呢？你領幾十萬的軍隊，這些複雜的事情，他很快地就處理好好的，這些雜事，你看這個人重要不重要。

所以我在想《摩訶止觀》、《瑜伽師地論》說這麼多太麻煩了，我感覺這個心情，如果真是嫌麻煩，那也無可奈何。但是我認為，如果你先從信進念定慧這五個字這樣學習靜坐，你這個心裏面靜了的時候，有多少寂靜功夫的時候，心情會改變。改變什

麼呢？這地方說「令觀行者堪能速證聖諦現觀」，這個堪能性增長了。你多少修奢摩他的寂靜，你的堪能性增長了，你就不怕麻煩，不感覺麻煩。

我們初開始學習這個唯識，光是識就是八個，原來就是一個第六識好了，不是！說了很多麻煩的事，第八識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也有很多，性境現量通三性（眼耳身三二地居），很多很多事就是嫌麻煩。但是你若耐心地學習久了，沒有什麼，也沒有什麼，不感覺麻煩。所以說了一千，說了一萬，只有兩個情形，一個是你最初…，當然你若這個頭腦的確是太笨，像我就是笨一點，那也只好念阿彌陀佛也好，你求生淨土也可以，這是一種情形。第二種情形，你不要緊，如果你願意現在得無生法忍，你可以耐心的學，同時也學習靜坐，學習靜坐這個堪能性逐漸地增長，增長又增長的時候，沒有這個怕麻煩的問題，沒有這個問題。

所以有人若是到這個…學了法律、學了政治、學了經濟、學了一肚子學問，然後回到社會上做總統，做總經理，乃至做省主席，還競選總統。但是你們知道有一件事，東北是出土匪的地方，張作霖是個土匪沒有讀過書，他可以做東北王，日本人還怕他。我以前…，有個叫做寬慕法師他是安徽人，他是大學畢業的，大學畢業就給倪世聰做秘書。倪世聰是袁世凱的時候安徽的督軍，就是現在的省主席了。到這個北洋政府時代，倪世聰還是安徽的督軍，當時袁世凱已經死掉了很多年了。這個東北張作霖的軍隊進關了，到了北京做了海陸空軍的總司令了，有事情到安徽來同倪世聰開會。他在座，寬慕法師在座，他說：你說他是土匪，他說話非常果斷，簡略，明了，幾句話問題就解決了。他讚嘆他！他是沒有讀過書的人啊！

所以我在想，宿世帶來的生得慧，現在的修得慧都有關係。有的人宿世帶來的生得慧不是太多，弱一點，就會太麻煩的事不要做了。但是你若努力地有修得慧成就了，你就改變，就會改變。但是我相信張作霖這種人生得慧很高，他雖然沒有讀過書，但是他能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，一下子就能果斷，和他兒子不同，張學良實在是個……，好過隋煬帝，隋煬帝是個敗家子。我說這話好像不對，隋煬帝是天臺宗的大護法，你可知道，的確是。

我提起隋煬帝，隋煬帝遇見了很多的善知識，可是很不簡單。他和天臺智者大師給他授菩薩戒，這是一個很難得的事情，和嘉祥大師還是結了緣的，三論宗的嘉祥大師和他結緣。另外他在垮臺之前，他領了很多軍隊各處跑，他的大臣建議他，你這樣勞民傷財，失掉了民心對你不利。他還不聽話還是各處跑，各處跑常常遇見困難，但是他旁邊有個出家人，那個出家人就是有神通。遇見困難的時候，那個出家人給他出個主意，困難就過去了，出主意困難就過了，所以有他這個仗勢。但是最後是完了，那個出家人最後走了，所以他就垮了，有這個事情。